



织布机

■王科军

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，不闻机杼声，惟闻女叹息。伴随着有节奏的织布声，梭子在古老的织布机上，来回穿梭，或白或蓝或蓝白相间的粗布随之缓缓而出，这声音是那样熟悉，这场景是那么亲切。

母亲离开我已经两年了，每当我回到老家那三间老房子里，能触摸到、能嗅觉到母亲气息的就是家里的那台织布机了。

母亲告诉我，织布机是祖父用槐木亲手制作，是家里的老物件。织布机通体黄褐色，笨拙而古朴，经常手摸的地方被磨得锃光发亮，看上去相当结实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物资非常匮乏，买粮需要粮票，买布需要布票，可凭票买回的布根本不够一家人穿用，家家户户都要靠纺线织布补贴家用。

织布机自然就成了家中的至爱，更是母亲的宝贝，因为这是母亲能显示她“才艺”的宝贝。一年四季，夏有单，冬有棉，母亲全靠这台织布机来纺。

年复一年，从冬到夏，母亲不厌

其烦地纺啊织啊，才维持了我们一家六口人的穿戴。从籽花到皮棉，从花瓢到絮条，从纺成线再到织成布，其中繁多的程序和熬夜的苦衷，只有母亲能深深体会。

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，土地开始分包到户，粮食产量和棉花产量大幅提高，物资供应越发充足，市面上出现了纹路比较细腻的“的确良”和“的卡布”，好多人家已不织布了。可母亲仍对织布情有独钟，坚持织布，只是织的布不再用来做衣服，主要用来做床单、被子等。

后来，母亲年纪大了，也不再织布了。父亲说：“织布机也用不着了，放着还占地方，不如当柴火烧了吧！”母亲非常不忍，说：“这架织布机是家里的功臣，不能扔，更不能烧！”在母亲的坚持下，织布机在老家一直存放完好，直到今天。

织布机是岁月的记忆，是时代的标志，它承载着过往岁月的艰辛，见证着改革开放以来生活的富足。如今，母亲存放的这架织布机，留住的是那个年代特有的记忆，更让



我们记住了先辈的智慧、勤劳和简朴。

每次回到老家看到织布机，我仿佛看到母亲坐在织布机前拿着梭子织布的样子，慢慢懂得了母亲其实是付出了透支生命的代价，才为家

人织出春天的绿叶、夏天的花红，织出秋天的金黄和冬天的温暖，织出乡邻的友情，更织出了母亲对家人无私的爱。

织布机是母亲留给我的宝贵财富，与母亲一样，永远让我怀念。

怀念母亲

■范友军

灯在跳跃着它的光芒，思愁把双眸中的泪花挤满，轻轻地滑落，浸在铺平的纸张上，此时，整个房间凝聚着万般的相思和无奈，情真真，意切切。

娘一直在这间小屋内，坐在床前，时而穿针引线，时而静静地注视着伏案写作的我，我知道，她唯一的心愿就是让我注意身体，因为我是“一家五口人的顶梁柱”。

娘是吃野菜走过来的人，虽身体瘦小，可骨子里流淌的是刚强的血液。娘一个字也不认识，可她把毛主席语录背得滚瓜烂熟，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写得铿锵有力。娘崇敬毛主席，并时时在生活中嘱咐子女，一定要做一个感恩的人，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
娘八十六岁了，眼不花，耳不聋，嗓门很洪亮，记忆力也特强。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，她们这代人不怕吃苦，因为只有在吃苦的环境中才能真正磨炼人的意志。娘身体好，绝对与那时吃的糟糠之食有关，与那时不屈的精神有关。娘的话很对，娘的话很真。

在这间小屋内，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写娘。写写娘的不屈、写写娘的刚强、写写娘的纯朴和善良、写写娘给我们嘱咐过的最真的话，可一直没有下笔。一是没有挤出时间，二是我知道，娘不喜欢自己的儿子夸娘。

娘过完八十六岁的生日离开了我。她走的是很平静和安详。娘走时，她慈祥的脸庞如同睡着了一般，我轻轻地用脸贴在她的额前，止住万般悲痛的泪，聆听她真诚的话语。

小屋内的灯仍在闪烁，内心千言万语凝聚成一行行相思泪，洒满纸张的每一个空格，如果能留住娘，让娘一直在身旁，那该多好。



立春随想

■尚纯江

哞——哞——哞——
童年的记忆里
你是否听见牛的歌声
村边的小道上
牛迈着矫健的脚步
走在春天的路上
东方将晓
东边的天际
已经露出一道道初春的曙光
诗意般的遐想中
牛已经奋蹄
奔跑在牛年的跑道上
草儿萌出嫩绿的芽尖
柳枝萌发一丝丝嫩黄
喜鹊站在腊梅的枝头
梅花在阳光的照耀下悄然绽放

诗四首

■魏华

迎春
经过夏秋与寒冬，
生机勃勃欣向荣。
但愿丑年无疾患，
山河无恙万里晴。
一壶老酒醉岁月，
半痴半醉度余生。
寒尽春来年关至，
金牛驮福把春迎。

初春
冬去春又还，

小草冒嫩尖。
和风拂扬柳，
丽日照中原。
春来红梅谢，
冰开颖水潺。
老农忙耕作，
陌上少人闲。

龙蛇蛰居渐觉伸。
对景喜饮新春酒，
观花遥想故乡人。
早起锻炼迎阳去，
陌上青青踏软尘。

立春

子去丑来物候新，
暖风吹来万家春。
小草萌露尖尖角，

春归

四季轮回又到春，
万木葱盛待雨新。
紫燕归来寻旧主，
筑巢追梦房上檩。

